

大道横山

■韩毓海

的先人渔猎耕耘了5000多年的台地上,就耸立着一座庄严的古寺——接引寺。

“接引寺”,乃是波罗的地标。接引的意思,其实也是引导你去光明、美好的世界。

背靠草原,面向中原的接引寺上,有古城堡一座,名波罗堡。明代军、政二分,榆林镇(延绥镇)沿着明长城,有三十六营堡,横山境内有五堡,波罗堡即其一。

岁月如烟,多少英雄豪杰,就是从这里出发,高举战旗走进了历史。站在波罗堡上,面对无定河两岸蒹葭苍苍,顿生无限感慨,而同时却又感到心中茫然,些许感想与感动,完全无从说起——只是分明感到,自己不虚此行而已。

二

“波罗”触发我的,起初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并不平淡,尽管在那个口音浓烈的导游看来,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。

这故事说的是:1946年,在关于“两个中国”之命运的历史抉择点上,在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的时刻,也就是在“波罗”这个地方,发生了被后来证明是扭转陕北战局,因此决定中国命运的事变——横山起义。

1946年夏,胡宗南部由南向北,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由北向南,南北夹击,进攻延安。而当时的中共中央似乎只有一条退路——东渡黄河,去往山西——不得不全面放弃陕北革命根据地,这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危局。

欲取延安,必取榆林,欲定榆林,必定横山,因为横山向南,正对着延安。

而大危局的转变,往往具有戏剧性。1946年10月13日凌晨,驻守横山的国民党第22军一部和陕北保安部队大部,在时任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翼,时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司令部少将参议胡希仲率领下,于横山波罗堡通电全国,决定起义,投向延安。

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变。蒋介石的一手好牌,因此被釜底抽薪。

那个时候,国民党有90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,共产党的军队满打满算不过百万。当时的国民政府是“合法政府”,背后有美苏两强的承认与支持,共产党代表的则不过是“边区政府”,延安之外,在全国只有几个零散的根据地。这就是1946年夏天,国共两党一清二楚的实力对比情况——一旦考虑到这个现实,就会明白,横山的起义者选择的是怎样的道路,他们为这样的选择,又准

备付出怎样的牺牲。

横山起义,对于解除延安北方重围,起到了关键作用,对于毛主席做出转战陕北的重要战略决策,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实际上,如果没有延安北方局势的松动,毛主席就没有转战陕北的战略空间。横山起义,是在局势万分危急,且十分不利于共产党一方的情况下发生的,它与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的倒戈起义完全不同。

而率部起义的胡景翼,胡希仲叔侄二人,都是富平人。他们率领的起义部队,主要由富平抗日子弟兵构成。

富平在关中之中,而榆林处在陕北之北。富平人带兵北上,这是因为国家危亡,抗战军兴。

晚清之后,陕西富平最有名望的家族,也是堪称传奇的大家族,是胡家。这一家里,出现了叱咤风云的六兄弟,长子胡景翼,是辛亥革命元勋,1910年参加同盟会,耀县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,1915年回国参加护法战争,和于右任一起组织靖国军,任第四路总司令。

1924年,胡景翼再与冯玉祥一起组织国民军,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,同年11月,率国民军进驻中原,任河南军务督办。1925年4月,胡景翼病逝于开封,去世时只有33岁。

胡家六兄弟中,年纪最小的是胡景铎,他与侄孙——大哥胡景翼的独子希仲,年龄相仿。胡景铎、胡希仲叔侄俩一起长大,一同进学。

1946年10月13日夜,胡景铎率部由榆林到达横山波罗堡,与驻守在波罗堡的胡希仲部汇合,通电起义。电文痛斥蒋介石卖国独裁,投降帝国主义,妄图发动内战,滥杀无辜,陷人民于水火。电文宣告,要与人民站在一起,走光明的路。

三

放下自我,放下自我得失,而走向解脱与解放——带你到光明的世界去,从此走向光明。这一真谛,就这样在现实里发生了,而且,发生这一切的地方,竟然就叫波罗。

接引寺和波罗堡巍然屹立。今天,它们似乎是沉默着,而这种沉默,却使得传奇更加真实。这种沉默,也许是为了有一天,再次向有缘人讲述这宇宙间的真谛、讲述这人世间的机缘。

历史证明:近代中国,所遭逢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,任何妥协、盘算、委曲求全,都将为这种大变局所埋葬,唯有巨大的牺牲,唯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,才能使我们的民族、我们的

青春的冲锋

■刘思良

沿着父辈的足迹,我要在黎明做一次青春的冲锋。忠诚的热血化作奔腾的河水,我渴望用生命擦拭祖国辽阔的天空。

波涛奔涌,像战马在暗夜里嘶鸣;

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生命插上翅膀

杜安家考上军校了。入学之前,部队特批他一周假,让他回去看看老人。

杜安家原来叫杜安邦,是爷爷起的名字。上初中之前,他在学校里出了名的调皮捣蛋。有一次,班主任指着他的鼻子说:“就你,还想安什么邦,能安安家就不错了!”没承想,经老师这样一说,“杜安家”这个名字在学校就叫开了。

这也太小瞧人啦!杜安邦心中忿忿不平,回到家里就跟爷爷哭诉。他以为爷爷会护着他,说不定还会去跟老师理论。但没有想到,爷爷听后反而劝他:“叫安家和叫安邦差不多,图的都是平平安安。我看就改成安家也挺好。”一来二去,杜安邦就变成了杜安家。

这件事很快就被大家淡忘了,可杜安家心里一直像堵了块石头。打那以后,他不仅学习认真起来,各方面的表现也如同换了一个人,还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。

高考成绩揭晓,杜安家以23分之差无缘理想的军校。落榜后,父母没有给他太大压力,劝他复读一年。可有一天,他突然向全家人宣布:“我想好了,

文明,度过如此巨大的劫难与变局。

牺牲是残酷的,革命是残酷的,而这样残酷的牺牲,不仅摆在了最广大的劳苦大众面前,也摆在了旧时代的社会精英面前。

历史也已经证明,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,传统中国社会精英的相当一部分,就像富平胡家一样,走上了一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,走上了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道路。这条道路,看起来似乎不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,但是,却符合中华文明自古就有的信念——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

今天看来,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阶级、阶层利益的“放下”,与中华民族的“解放”,其实是一个两位一体的过程,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,他们使得中国得以不依靠外部势力和本国软弱的资产阶级,通过波澜壮阔的革命,推动了、实现了、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,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现了光明的前景。

中国革命是以文化和政治革命为先导的,这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;正是中国革命极为特殊的历史过程,考验着中国的社会精英,并将其推到了命运抉择的风口浪尖。

什么是社会精英?在中国,精英不仅是一个与经济和财富相联系的范畴,“社会精英”这一角色,首先意味着家国情怀、人类担当,以及与之相应的牺牲奋斗精神,当然,也意味着文化的底蕴、文明积淀和政治上的使命感。在中国,绝非有钱就可以成为社会精英,因此,也正因为上述特征之缺乏,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,往往不被人民群众视为领导中国社会的精英力量。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者们绝不是资产阶级——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身上,恰恰没有或者欠缺那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、家国情怀和人类使命担当。

或许——这就是深受中华传统文明的浸润和滋养,在关中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富平胡家子弟,之所以厌弃和鄙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种资产阶级暴发户,并最终离他们远去的原因。

离开波罗堡上路的时候,友人在车里放的那首著名的信天游:《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》。

对这首歌,我突然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,正如对伟大的中国革命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——放下自我,才能到光明、美好的世界去。

“放下”与“解放”,虽是一念之间,但这一念背后,却是沧海桑田,天翻地覆慨而慷。

驰骋的英姿,一如我们训练的身影。军旗猎猎,点燃万丈豪情;战鼓齐鸣,激励我们闯关夺隘。

男儿的热血,从未被边关的风雪冷却。在哨所守望照向祖国的第一缕曙光,是人生最瑰丽的风景。

军旅路上,我们义无反顾。无论大漠孤烟,无论雪原峻岭,战士的夙愿是聆听花开的声音,还有孩子的歌声、母亲的欢笑。战士的幸福是为祖国站岗,看千山竞秀,美丽的画卷在脚下铺展,秋日金黄的麦穗像摇动的风铃,奏响一曲丰收的乐章。

家怎么也想不通。他觉得爷爷是老了,感情变得脆弱。他甚至揣测,爷爷或许是担心自己哪一天离开人世时,他这个长孙不能守在身边。

杜安家离家那天,爷爷没送他,说头疼,一直躺在床上。

杜安家入伍来到了陆军某合成旅。这个旅是全训部队,官兵们天天铆在训练场上。训练强度虽然很大,可杜安家一天也未耽误学习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两年以后,他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军校。

收到杜安家的报喜信后,爷爷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平时不爱出门的他,那几天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,若碰到熟人,就以自己眼睛昏花认不清字为由,让人念信。每次别人念完,他还要感叹一句:“我的乖,真是有出息啦!”

杜安家休假回家那天,爷爷一大早就起来,出村一里多地,到高速公路去迎接他。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风轻云淡,岁往月来。悠悠吹拂的秋风里,带着微微凉意。走进秋天的童话,静静地用心聆听,风声瑟瑟,默默地用情记录,秋语浓浓。

此时此刻,记忆的思绪将我拉回到远离北京、那座凤凰花开的滇南中心城市——蒙自。这里是云南建县最早的24个千年古县之一,在云南近代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。清末民初,曾是云南省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,在当时,云南80%以上出口物资通过蒙自转运。云南第一个海关,第一个电报所、第一个邮政局、第一家外国银行、第一条通向国外的铁路等诸多“第一”,先后在这片土地上诞生。

真正意义上的告别,是因部队换防,随父母离开蒙自的日子。记得那天傍晚时分,我们上了车,与院子里的发小们挥手告别,依依不舍地离去……回想那一幕,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。

我与蒙自结下的不解之缘,要从父亲说起。1950年1月2日,陈赓司令员率领的二野四兵团正式挺进云南。父亲随所在的中路部队,从南宁出发,经百色昼夜兼程进军云南,直奔蒙自、开远一线。仅用半个月就“飞行”2000里,1月14日到达云南蒙自县城,神兵天降,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。1月16日凌晨,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,于拂晓前袭击了蒙自机场和蒙自县城,当天下午又攻克新安所。至此,胜利完成了抢占蒙自机场,拦截截断滇越铁路的任务,封闭了敌人由空中逃往台湾或从滇越铁路逃往境外的通道。同时,占领了河口、屏边,封锁了敌人从陆上逃往越南的道路,歼灭国民党汤尧兵团。

自部队进入云南后,立即对敌人展开追击,拉开了解放云南的最后一战——滇南战役的序幕,并夺取全面胜利。2月20日,陈赓司令员率部队进入昆明,几天后解放军攻克滇缅重镇打洛,云南全境解放。

为了新中国和云南的解放,陈赓兵团一路南下,靠着小米加步枪和一双双铁脚板,在10个月时间里,长驱急行8000余里,穿越解放了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等省区,歼敌21万余人,战功赫赫,在我军军事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。

云南解放后,父亲所在的部队驻扎蒙自。多年以后,母亲从铁道兵部队调到蒙自野战部队,我也随母亲来到蒙自。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,营区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蒙自县城东边的一个叫“东村”的地方。

儿时在这里度过的时光至今记忆犹新。大院里不仅有三角梅、夜来香、鸡冠花、栀子花,还有石榴、番石榴、香蕉、葡萄、枇杷。还常有些不知名的小果子掉在手心,一面是阳光,一面是果香。向日葵好像士兵一样挺直腰杆伫立在院子的边角,鸟儿在天空飞来飞去,飞累了就歇脚在电线上,叽叽喳喳欢快地鸣唱,仿佛是从跳跃的音符中流淌出欢乐的旋律。

在儿时的我眼中,这座花园可大了。这里的环境与孩子率真的天性十分契合,也是我孩提时代心目中最多姿多彩的地方。在不经意的玩耍中,我认识了满院子的植物,知道哪种花是香的,哪种果子能吃,哪个季节成熟。我和小伙伴们在蒙自灿烂阳光下,唱歌跳舞,亲近大自然,去寻找小小心灵深处那个未知的神奇世界。任凭时光流淌,这座花园在我心中永远郁郁葱葱,生生不息……

记忆中的蒙自是一座平凡的小城,这里住着一群平凡的人们,他们日出而

镶嵌在记忆深处

■社京

作,日落而息,年复一年。我们从军营大院到八一幼儿园,要路过一座独木桥。那时的蒙自街道是坑坑洼洼的石头路,居民住的房子很多都是土坯房。时常看到人们相互寒暄着,抽着呛人的烟叶子。每逢周末“赶街”,就会看到一些山民,挑着竹筐,装满了鸡鸭玉米、土豆石榴,进城贩卖。他们脚穿草鞋,头戴斗笠,赶着牛车,吆着马队前来赶集。

多年后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,在走过岁月之后,我故地重游。当汽车抵达蒙自县城,眼前的景象与脑海中的记忆形成鲜明的反差:“这真是蒙自吗?”回答是肯定的:这里就是红河州新州府——蒙自。此刻我像在梦中被惊醒,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。

来到蒙自,我的心一次次被点亮。“滇南明珠”——蒙自南湖是闪烁在我眼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南湖堪称蒙自的“眼睛”,红河之魂。秀美的南湖风光如画,明媚的阳光洒在静谧的湖面上,把湖水染得斑驳绚烂。微风轻拂,湖水泛起阵阵涟漪,托起无数光带,好像一条条素绢在水面上漂浮。风吹过后,平静的湖面又印上了朵朵彩云、繁花的情影,更是充满情趣。昔日绿水青山,今日金山银山。蒙自这座城就像含着珠宝在放光。

我漫步在南湖边,看看周围散步嬉戏的大人孩子,喜悦挂在脸上,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。一汪清澈的南湖水,仿佛把蒙自人的美好生活都融入其中。天上行游飘逸的云朵,湖边婀娜多姿的翠柳,湖面亭亭玉立的荷花,水中来往穿梭的鱼儿……欣赏蒙自美不胜收的风景,感受蒙自令人惊讶的变化,我的心愈久久不能平静。岁月流逝,蓦然回首,一晃50载,人生如梦,就像湖水一样,波光粼粼;就像晚风那般,轻柔多情。

行走蒙自,无论目光投向哪里,都是绿色;无论脚步走到哪里,都是绿色。生意盎然的绿,生机勃勃的绿,鲜活流淌的绿。滋润双眼,沁人心脾,仿佛每个细胞都在尽情呼吸,每个人的心情都那么悠然自得。

50载一别,当年的老街巷子、人物事件,声音语言都留在记忆中。一路走来,岁月痕迹写上脸庞,沧海桑田刻入心房,镶嵌在记忆深处的蒙自,却从来不曾忘记。

“我的乖乖,你可回来了,长高了,结实了……”两年多没见的孙子终于出现在面前,爷爷上上下下端详着杜安家,高兴得眼圈发红,声音颤抖。杜安家一下子抱住爷爷,将脸贴在他那愈加苍老的面颊上。

回村的路上,走到一片稻田边,爷爷突然停了下来。夕阳下,几块墓碑孤零零地立在远处。爷爷叹了口气,问杜安家:“你知道那谁埋的是谁吗?”杜安家摇摇头,用探究的目光看着表情凝重的爷爷。

“说来话长啊,这几个都是俺打小一起长大的伙伴,像亲兄弟一样。后来,一起参军,又一起上了战场,结果俺回来了,可他们都牺牲了。那里都是他们的衣冠冢啊……”说到这里,爷爷的声音有些哽咽,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“过去俺反对你当兵,是有私心。爷爷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,知道当兵就要打仗,那枪子儿可不长眼……但你们到了部队以后,我想过来了,打心眼儿高兴,你不愧是军人的后代。没有国哪有家?作为一个男娃,光守住家,永远没出息!”爷爷说到这里,用力拍了拍杜安家的肩膀,脸上流露出欣喜自豪的神色。

杜安家心中一热,他突然觉得爷爷虽然背驼了,头发也全白了,但在他身上,那股军人气概一点也没变……



烟浮远岫(中国画)

马汉跃作

